

茨菰、荸荠和莲藕一样,都属于水生植物。它们的叶子都属于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可人们为什么仅喜欢歌颂莲藕呢?

茨菰其实很漂亮,就像一个扎着翠绿头巾的小姑娘。这个叫“茨菰”的小姑娘,总是喜欢在风中小声地说话,还用牙齿轻轻地咬着头巾的一角。

这诗歌的意象是我的想象,完全来自舒婷的《惠安女子》。

——自从爱上了诗歌,我几乎把家乡的每一种植物都抒情过了。

但我明白,抒情只是给贫苦的记忆“镀金”。

诗歌的“镀金”的表层下面,依旧是窘迫,是沉默,是饥饿,还有旷野里的默默痛哭!

大雪季节里的痛哭是我一个人的。

那年我6岁,父亲负责第一期工程,他用大锹粗挖开了我家二分茨菰地。

父亲粗挖完了之后,就去干其他农活了。父亲布置给我的任务是,独自在父亲粗挖开的每一块烂泥团中,找到一个个隐藏在其中的慈姑。

实在太冷了。

茨菰的若干种吃法

庞余亮

每根手指都冻麻木了。开始是疼。后来是麻木。再后来又疼。又痒又疼。清水鼻涕……旷野无人,我被冻僵在一群在淤泥中和我捉迷藏的茨菰之中。

为什么不在大雪季节前,甚至可以在初霜之前,把所有躲在泥土中的茨菰挖出来呢?

父亲的理由是:挖早了,没茨菰味啊。

偏偏在那个大雪季节里,每一颗茨菰都是狡猾的,它们都躲在淤泥中。

我的每一根指头就这样都被带着冰碴的淤泥完全冻僵。

从那时起,我决定不再吃茨菰。

但我们家里的每一样菜是离不开茨菰的。比如令汪曾祺先生念念不忘的咸菜烧茨菰,在我们家几乎是家常。

一点也不好吃。

当然,如果茨菰烧肉(那是大块的肉和茨菰们一起过年)或者茨菰片炒肉片,那我对茨菰的看法会改变一些。

可我们家哪里有钱买肉呢?

我们只能继续吃茨菰,或者继续吃咸菜烧茨菰。

幸亏在这样的茨菰家常菜之外,母亲又为我们的茨菰发明了两道茨菰姑菜。一是把茨菰做成肉圆。二是将茨菰变成栗子。这两道茨菰菜是母亲的魔术,也只有在大雪节气的农闲时节,母亲的魔术才能充分展现出来。

茨菰做成肉圆的方法需要一只金属的淘米箩。金属淘米箩外密密麻麻的齿洞是天生的小刨子,将茨菰放在上面来回地磨,茨菰磨成了粉末,和以面粉和鸡蛋,再捏成丸子,放在油锅里煎炸,就成了与肉圆差不多的茨菰圆子。

母亲还有一个绝技,她能将茨菰肉变成栗子肉。茨菰味苦,栗子粉甜。但母亲会变魔术,她将茨菰们放到清水中煮熟,捞起,再放到太阳下晒干。

就这样,晒干的慈姑成了栗子色。苦涩的茨菰味消失了,有糯甜糯甜的栗子味了。

我喜欢吃母亲做的茨菰圆子,也喜欢吃茨菰干。我曾将这两种茨菰的做法告诉研究地方史的老人,他没听说过。他还说他要回去试试这几道茨菰菜。

因为茨菰,我实实在在地为我的母亲骄傲。

草亭杂咏

王养浩

一

屈指夜渐长,启窗晨风凉。莫道丹桂醉人香,彩菊遍四方。抬头鸿雁飞翔,秋高气爽,乾坤朗朗。

二

踱步兴叹又一圈,心焦患苍天。华佗神医再现,杏坛谱佳篇。数十年,携手间,苦与甜。富贵何美,贫寒当念,情满心田。



南小河边的秦腔 (油画) 蔡晓斌

真实的乡村(外一则)

詹政伟

落后粗鄙,要么是美轮美奂,从来没有中间地带。其实,我们每个人都无家可归,因为无论身在何处,人的内心时时刻刻会产生动摇,这一动摇,城市就不是城市,乡村也不是乡村了,往细里说,所谓的城市,也就是乡村的改良版或者膨大版。

形式

把上课的教室布置成大大的圆桌,桌上摆设咖啡和水果,不要放桌牌,看上去像是一个雅聚的场所,如此这般,参与的人就会放松很多,讲的人与听的人,都会正常地释放自己的能量。

萧红说:“大人总喜欢在孩子的身上去触到时间。”时光倏然,做了爸爸,便不自觉回想起自己“失望的童年”(琴棋书画球样样短板)。于是修正期望,投射到孩子身上。

如果每个孩子都像模仿父母重新产出的翻版,毫无新意。孩子的变化和成长,不是蔓生自长。你不会期望农民爸爸的女儿继续种田吧,你不会欣然音盲爸爸的女儿同样不认识五线谱吧,你不会甘心五短身材爸爸的女儿也是矮短小吧。人生有两大消费领域:房子和孩子。房子是人生升级的刚需,孩子是投资消费的变相。每个做爸爸妈妈的,跨过第一道关,都会琢磨第二道关。

在父母看来,关于孩子的投资消费,多数是希望孩子多学点知识和本领,有良好的成长环境。我自然也不免俗。我相信以这个课那个班的组合拳,可以打出“消费主张”,可以打出“能力加持”。本来嘛,人生道阻且长且跻且右,若有一技在手,或可坦然,自能“宛在水中央”。父母这点爱的主张,出发

我讨厌把乡村和城市简单地处理成二元对立,我们对于乡村的记忆,多半来自教科书,要么是

落后粗鄙,要么是美轮美奂,从来没有中间地带。其实,我们每个人都无家可归,因为无论身在何处,人的内心时时刻刻会产生动摇,这一动摇,城市就不是城市,乡村也不是乡村了,往细里说,所谓的城市,也就是乡村的改良版或者膨大版。

形式

把上课的教室布置成大大的圆桌,桌上摆设咖啡和水果,不要放桌牌,看上去像是一个雅聚的场所,如此这般,参与的人就会放松很多,讲的人与听的人,都会正常地释放自己的能量。

萧红说:“大人总喜欢在孩子的身上去触到时间。”时光倏然,做了爸爸,便不自觉回想起自己“失望的童年”(琴棋书画球样样短板)。于是修正期望,投射到孩子身上。

如果每个孩子都像模仿父母重新产出的翻版,毫无新意。孩子的变化和成长,不是蔓生自长。你不会期望农民爸爸的女儿继续种田吧,你不会欣然音盲爸爸的女儿同样不认识五线谱吧,你不会甘心五短身材爸爸的女儿也是矮短小吧。人生有两大消费领域:房子和孩子。房子是人生升级的刚需,孩子是投资消费的变相。每个做爸爸妈妈的,跨过第一道关,都会琢磨第二道关。

在父母看来,关于孩子的投资消费,多数是希望孩子多学点知识和本领,有良好的成长环境。我自然也不免俗。我相信以这个课那个班的组合拳,可以打出“消费主张”,可以打出“能力加持”。本来嘛,人生道阻且长且跻且右,若有一技在手,或可坦然,自能“宛在水中央”。父母这点爱的主张,出发

傍晚时分,阳光渐渐失去了白日的力量,虽然依旧白花花,有些刺眼,但是已经可以坐在它的光晕里享用晚餐。甲板上的餐厅里慢慢地坐满了前来用餐的人,侍者们态度殷勤,又不失风度,从容地招呼着客人。坐在这样的黄昏里,眼望着无垠的大海,只觉得所有平日里的烦恼,都可以暂时歇息。

不经意间,我忽然发现距离我们不远的餐桌上,坐着两个有些特殊的人,从年龄和外貌上看,他们应该是一对母子。儿子坐在轮椅里,有着大人的脸庞、小孩子的身体;母亲微笑着,给他一勺勺地喂饭,出于礼貌,我赶紧移开了目光。

两天之后,在船上的另一家餐厅里,我又看见了这对母子。当时我们本是路过,但在

傍晚时分,阳光渐渐失去了白日的力量,虽然依旧白花花,有些刺眼,但是已经可以坐在它的光晕里享用晚餐。甲板上的餐厅里慢慢地坐满了前来用餐的人,侍者们态度殷勤,又不失风度,从容地招呼着客人。坐在这样的黄昏里,眼望着无垠的大海,只觉得所有平日里的烦恼,都可以暂时歇息。

不经意间,我忽然发现距离我们不远的餐桌上,坐着两个有些特殊的人,从年龄和外貌上看,他们应该是一对母子。儿子坐在轮椅里,有着大人的脸庞、小孩子的身体;母亲微笑着,给他一勺勺地喂饭,出于礼貌,我赶紧移开了目光。

两天之后,在船上的另一家餐厅里,我又看见了这对母子。当时我们本是路过,但在

妈也是音盲;但后来发现女儿的视力受到一定影响,果断停课。就像买一件衣服,教育投资消费也需要摆正心态:合适的,才是最好的。

像大多数爸爸妈妈一样,我们并不讳言,也不排斥这个课那个班的教育投资消费。孩子的成长,有付出,肯定有回报,区别只在于多和少。后来,有友的游泳、绘画、乒乓球课陆续展开。他老爸当年学校里跑1000米气喘吁吁还呕吐,有友大概能跑进女生前三。绘画一技,给自己的手作品增加了不少分。老爸老妈早鸭子,她会三种游泳姿势,落水自救无虞。

有人说,孩子们的钱最好赚。必然,果然是这样的。最近,一则“上海市中心最落寞的商场”相关话题冲上热搜,长寿路亚新生活广场空空荡荡。不过我要跳出来讲一句:“空无一人”言过其实。其实在建筑的东边一侧,还是有不少人气的。这里汇聚了针对孩子们

爱与光

林中洋



看见他们的时候,那份动人的美好令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:母亲在畅意尽情地讲述着什么,儿子眼望着她,用心地倾听着,然后插了一句嘴,两个人同时大笑起来,那份欢悦,连我这个完全不相干的路人,都仿佛受到了感染。这时我才发现,这个儿子原来是那么的英俊,他在倾听时所表达出的知性以及说话时散发出的自信,都使他像是一个困在儿童身体里的智者,而他的母亲,则仿佛对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知己般的儿子,欣慰不已。

的各种消费场所,有篮球训练、音乐启蒙、书法绘画教授等,是孩子们的课堂和乐园。

这个课那个班,只要孩子上得充实,老爸扫码买课肯定乐意:来来来,买买买!

后来,儿子小友出生了。今年9月,他像姐姐一样,同样零基础幼升小,不过乒乓和钢琴已经提前起步。

“又要缴费了!”妈妈提醒说。但我们欣慰,两个孩子除了一些教育消费外,生活消费方面十分节俭朴实。他们很多衣服,穿的是别人家的“姐姐衣”“哥哥衣”,且从不介意。儿子喜欢车子,昨天在放学路上说,他喜欢保时捷。我说太贵啦,买不起啊。他说:“我有储蓄罐,我把5块钱都给你。”

孩子们会以所有的变化,爱着你。

十日谈

我的消费经

责编:刘芳

读到这么一个故事: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浙江苍南人薛勋郎在乡下亲戚处收购了一些旧时染布,带给在上海的日本老太太久保麻纱,久保拿着其中一条印有“百子图”的蓝夹被惊喜不已,激动地说,这就是史籍中的“夹缬”,她已经苦苦寻找了十多年!

得知夹缬在苍南一带已经停止生产,久保当场解囊资助薛勋郎,希望薛勋郎能召集当地工匠重印夹缬。薛勋郎回到家乡建染坊,买靛青原料,订制雕版,聘请印染师傅,几经奔忙,第一批夹缬产品很快运到久保在上海长乐路的中国蓝印花布馆。

旧时有“四缬”,绞缬、蜡缬、夹缬、灰缬。夹缬历史悠久。夹缬盛行于唐,《辞源》有记:“唐代印花染色的方法。用二木版雕刻同样花纹,以绢布对折夹入此二版,然后在雕空处染色,成为对称的花纹,其印花所成的锦、绢等丝织物叫夹缬。”白居易有诗“成都新夹缬,梁汉碎胭脂”。

唐代的夹缬为彩色印染,其产品五彩缤纷,图案精美。日本正仓院至今珍藏的彩色夹缬,就是当年遣唐使所带回。元明以后,夹缬由多色彩向单一蓝色转化。

夹缬的工艺有三大环节,打靛、刻花版、染色。蓝夹缬的染料来自植物,这与我们嘉定的药斑布的染料大抵相似,采摘蓝靛草,下坑、浸泡、加灰、搅浆、打花、出靛、上缸等步骤,历时20天左右制成靛青,然后将染料分次投入水缸,均匀搅拌使靛青发酵,再用石灰调制,沉淀几个小时,直到最适合染布的色态。

夹缬须用特定的镂刻花板,布匹对折夹在两片刻有同样花纹的木板中间,捆扎后染色,待去掉夹板后,便显出蓝底白花图纹。因夹缬工艺较为复杂,所刻花板费工费时,南宋时,安亭归氏将此法加以改进,用油纸版刻花,反复打磨平整,刷熟桐油,晾干,压平,之后用于印染蓝花布,名为“药斑布”,又名“浇花布”。

也许正是因为安亭归氏的改革,简化了蓝印花布的印染工艺,从而当“灰缬”工艺的染蓝逐步风靡大江南北,而工艺相对复杂的“夹缬”在明代之后渐趋式微。我一直希望有一块旧时的夹缬染布,以填补我蓝印花布收藏的空白,但行

脚四方,却一直难觅其踪,没能如愿,抑或也是这个原因。

一日,我应邀在某地作一次关于“土布上的乡愁”的讲演。在讲演现场醒目处的一个籐筐中,有块旧时夹缬染布。我见之,有一种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喜悦。讲演结束,主人引我在她的布品陈列室参观,我又发现了夹缬染布,裁剪后裱装在镜框里,宛若一幅生动的戏剧人物画。

主人对中国布衣锦绣的痴迷,我是有所知的。比如她曾收藏近百匹旧时缂丝和苏州刺绣,那是一位台湾收藏家转让的。又比如,她也收藏相当数量的苗族绣片,当她将这些华美元素与现代时尚服饰结合,出现在上海时装周而走秀T台上时,引起令人惊叹的瞩目。此时,她收藏的夹缬蓝印花布展示在我面前,无疑又是一次过瘾的视觉享受。

夹缬蓝印花布的图案极为丰富,除了福禄寿喜和表现吉祥的花鸟人物外,更有源自京剧、昆曲等戏剧题材花案。如果你是一个戏曲爱好者,也许会从中读出《白兔记》《扈中楼》《西厢记》等戏文故事来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夹缬还是温州地区农村婚嫁的必备之物。“百子被”“龙凤被”“状元被”等图案,都被赋予了喜庆色彩。为什么有那么多戏剧故事的图案?也许最初雕刻夹缬花板的匠人是个戏迷。

流传千年的夹缬染布,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民间工艺,对研究我国农耕社会百姓生活、民俗风情具有重要意义。所幸在夹缬消亡一段时期后,现又重显光彩,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2011年,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知道我对夹缬蓝印花布的喜爱,几天后这位夹缬染布的收藏者来看我,带来的伴手礼是一幅旧时蓝夹缬被套,厚重,沉甸甸。我欣赏着图案中寥寥几根线条勾勒出的戏剧人物顾盼有情的神态,满心喜欢。此后,凡有兴趣相投的朋友来,或者我去图书馆、学校、乡村讲土布,我会得意洋洋地显宝:我有一块夹缬染布。

人生中的不幸,有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,比如这个儿子;或者是后来才发生的,比如这位母亲,在厄运降临之初,相信这位母亲一定曾经有过震惊与无措、痛苦甚至绝望,尤其是在意识到这份苦难可能会持续一生的时候,她该有过多少无眠的夜晚,又洒过多少心痛的泪水啊!对于这位儿子来说,清楚地看见并且意识到自己的不幸,那份无力感会不会使他比母亲更加痛苦?

然而,在这两个人身上,却看不到忧伤或是痛苦的影子。他们的坦然里没有一点做作的痕迹,也许,他们早已接受了命运如此残酷的安排,也许,是病痛使他们明白,每一个晴好的日子其实都是那么的难得,从而越发地珍惜这场相依相伴的缘分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,我有意无意地用眼光搜寻着这两个人。但是在这样一艘载着几千人的邮轮上,多次遇见相同的人的可能性并不大。直到下船前一天的黄昏,在顶层的酒吧,我才再一次远远地望见了那对母子。彼时,儿子的身上披着薄薄的毯子,静静地听他母亲说话,晚霞正映红了天边,海在面前无限延展,仿佛坐在时间尽头的两个人,在对望的时候,她的眼里有爱,他的眼里有光。

这一刻,让我感觉人间值得。



脚四方,却一直难觅其踪,没能如愿,抑或也是这个原因。

一日,我应邀在某地作一次关于“土布上的乡愁”的讲演。在讲演现场醒目处的一个籐筐中,有块旧时夹缬染布。我见之,有一种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喜悦。讲演结束,主人引我在她的布品陈列室参观,我又发现了夹缬染布,裁剪后裱装在镜框里,宛若一幅生动的戏剧人物画。

主人对中国布衣锦绣的痴迷,我是有所知的。比如她曾收藏近百匹旧时缂丝和苏州刺绣,那是一位台湾收藏家转让的。又比如,她也收藏相当数量的苗族绣片,当她将这些华美元素与现代时尚服饰结合,出现在上海时装周而走秀T台上时,引起令人惊叹的瞩目。此时,她收藏的夹缬蓝印花布展示在我面前,无疑又是一次过瘾的视觉享受。

夹缬蓝印花布的图案极为丰富,除了福禄寿喜和表现吉祥的花鸟人物外,更有源自京剧、昆曲等戏剧题材花案。如果你是一个戏曲爱好者,也许会从中读出《白兔记》《扈中楼》《西厢记》等戏文故事来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夹缬还是温州地区农村婚嫁的必备之物。“百子被”“龙凤被”“状元被”等图案,都被赋予了喜庆色彩。为什么有那么多戏剧故事的图案?也许最初雕刻夹缬花板的匠人是个戏迷。

人生中的不幸,有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,比如这个儿子;或者是后来才发生的,比如这位母亲,在厄运降临之初,相信这位母亲一定曾经有过震惊与无措、痛苦甚至绝望,尤其是在意识到这份苦难可能会持续一生的时候,她该有过多少无眠的夜晚,又洒过多少心痛的泪水啊!对于这位儿子来说,清楚地看见并且意识到自己的不幸,那份无力感会不会使他比母亲更加痛苦?

然而,在这两个人身上,却看不到忧伤或是痛苦的影子。他们的坦然里没有一点做作的痕迹,也许,他们早已接受了命运如此残酷的安排,也许,是病痛使他们明白,每一个晴好的日子其实都是那么的难得,从而越发地珍惜这场相依相伴的缘分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,我有意无意地用眼光搜寻着这两个人。但是在这样一艘载着几千人的邮轮上,多次遇见相同的人的可能性并不大。直到下船前一天的黄昏,在顶层的酒吧,我才再一次远远地望见了那对母子。彼时,儿子的身上披着薄薄的毯子,静静地听他母亲说话,晚霞正映红了天边,海在面前无限延展,仿佛坐在时间尽头的两个人,在对望的时候,她的眼里有爱,他的眼里有光。

这一刻,让我感觉人间值得。

